

筆記小說大觀

集

玉芝堂談薈

明徐應秋輯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玉芝堂談薈卷五

姑茂徐應秋君義父輯

數有前定

凡事數有前定。大而生死富貴。爵位婚姻。小至一飲一啄之微。一事之廢興。一物之成毀。冥冥者若或主之。毫不可移。營求規避。總無益也。偶舉史傳中所記異聞錄。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建中末。皆來京師。調集。時存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敘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餼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南江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糾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窆堵。波於此。為藏骸所。李曰。斯言不謬。違之如讎。日秀泣謝。又謂李曰。崔家郎君。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九郎終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詰旦歸寓。見崔惟說秀師云。某終為君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何能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嫁。

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到官有能稱。攝本府糾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付府答死。流人解衣就刑。李熟視。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置瓦棺寺林中地。累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即世已數年矣。崔異母弟。携孤幼於高安。會南昌伶能筆者。代以其家狀。歷抵士人門。求秦晉之比。曾無影響。時李已為鹽鐵御史。見其家狀。憫然。時妻喪已大期。因徵曩秀師言。遂納為繼室。續幽怪錄。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方不諧。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司馬潘昉女為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塔上。向月檢書。固曰。父老所尋者何書。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婚牒。固曰。固求娶未遂。今方議潘昉司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婦方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曰。固妻安在。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得見乎。曰。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捲書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殊甚。老人曰。此君妻也。固怒。磨一小刀。付奴殺女。明日。奴于叟中刺之而走。一市

驚擾奔走獲免。問奴所刺中否。曰：纔中眉耳。後求婚。訖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以為能。因妻以女。容色華麗。但眉間常貼花鈿。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非郡守女。父曾宰宋城。終于官。母兄次沒。依乳母陳氏以居。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掩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王公左右。以為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曰：所刺者固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題其所居曰：定婚店。續玄怪錄。弘農令李氏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李母問女巫。盧郎官祿厚薄。曰：非長鬢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子壻。夫人之壻中形而白。且無鬢也。俄而盧納采。舉家怒女巫。唾逐之。及盧來展親迎禮。忽奔出。乘馬而遁。追之不反。主人不勝其憤。邀客入。呼女出拜。冶麗無敵。曰：此女豈驚人者耶。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在坐。起拜曰：願就門館。於是成禮。巫言之貌宛然。後鄭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大如朱。蓋牙長數寸。出口角。得不驚奔乎。鄭出妻以示之。盧大慚悔。嘉話錄。崔邕侍郎有宰相望。特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為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坐。薛向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曰：有。曰：有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為相。薛默然不樂。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

姜始前進士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姜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叅知涇將姚令言入賊。的取朱泚。泚會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于行在擢姜為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父郎為相。果同。而崔在姜後。薛侍郎竟終于列曹。樛里子之。葬渭南。曰：日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春渚記聞。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巫為守。以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乃更名清輝。一日。得舊記於積壤中。其畧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為一笑。考范易名之曰：無毫髮差也。熊博本津安津吏。崖崩。得一古冢。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與老僧率錢葬之。定命錄。陸景融為新鄭令。有客謂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為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不信。時記法曹廳有一桐樹。後三十年。果為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而問之。乃云：此廳本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為刺史廳耳。後魏高流之為滁州刺史。潭沱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後生流泉。賴逢高流之。葬我在高源。流之為葬之。明皇雜錄開。

元中。房瑄。宰盧氏。邢和璞。自太山來。房瑄虛心敬禮。因攜手間步。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曰。省此乎。房灑然記。永公即房之前身也。璞謂房曰。君歿時。必因食魚鱸。歿後當以梓木為棺。不得沒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鱸於郡齋。房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唐趙璟為入蕃使。既行。謂從人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緋立。既而果然。從人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已夢此行。亦不當怨時相也。稽神錄。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峰而觀之。得銘曰。欲墜不墜。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歎曰。我合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臨沮鄧差。巨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虜也。差默然。歸宰鵝。自食。方動筋。骨梗其喉而死。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為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車。撲滿。歌器。數事。屢欲召見。即值宮中。有事。

竟不得官。董羽為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圻墁，卒不獲賞。國朝戴文進畫甲江南，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所畫衣紅垂釣，竟弃不省。唐王無尋好博戲，文皇微時與爭彩，有李陽之憾。帝登極，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于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灞橋破，惟得麻三車，孫僅以能文馳名，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王清昭應宮，有惡僮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黃鑑，蘇州衛人，父以舞文起家，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歎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遂伏誅滅族。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餐頗盛，吏問卿有幾財，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為美飲食，夜夢神責曰：何得妄費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吏積餉軍，定命錄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為相，然不得堂食喫，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每日唯喫。



一椀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河東記。馬朝。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子士俊。自鄆餽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請以子自代。主將許之。及戰。鄆師小北。士俊連中重傷。仆于鬪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官吏。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按簿點名。俄次士俊。則呼馬朝。及遠。猶傳檢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即洗瘡傅藥。乃曰。汝可飲少酒粥。以求寢也。即出汲水。時營中三二百中同一井。井周圍百步。皆為隧道。時朝以嬰缶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于地。地中原有折刀。朝心正貫其乃。氣已絕矣。士俊旬日乃愈。行營雜錄。載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于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鼙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藉。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軍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名。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稽神錄。吳師征越。敗于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遍閱死者。至宣。乃扶起之。曰。此漢非是。引置路左而去。太府卿崔潔。在長安。與進士陳

丹。同往街西尋親陳有前知術。崔公不信。陳君曰。當與足下于裴令公亭餐。繪崔公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間事。何如喫繪。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膾。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膾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乃操衣解刀。膾將就。陳君曰。此繪與崔見餐。紫衣不得膾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此人携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餐。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小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繪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喫。乃喫清羹半碗而已。延陵尉正九品官也。又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置繪。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眾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繪。坐中有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惟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為主人。安有不得。此事若中。奉五千

若妄語。當遭契濶。請坐中為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乃使報諸客。但餐恐繪不可停語。庖人留我兩櫟。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餐畢。獨所留繪在。李公脫衫就坐。執筋而罵。術士顏色不動。忽官亭子仰屋上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繪並雜于糞埃。李公驚異。問厨下更有繪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會昌解頤錄。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往例。每年錄曹。人吏各合得一官。或薦親族。眾人悉皆論請。有令史鞠思明者。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怪問之。曰。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來年始合授官。冬曦曰。授何官。思明請書記藏壁中。泥封之。冬曦心怪其妄。常擬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見白鹿昇天。改會昌縣為昭應。冬曦遂與思明注之。曰。豈能先知此乎。及折辟開封。題云。來年某月日。注授昭應縣官。邵堯夫知牡丹。明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二馬踐壞。實儀于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祇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某年某月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枓其人急遽于屏後取椅。下馬訖。遂為馬踢。此類不可更僕。雖君相司造命之權。亦難自必。昔魏徵為僕射。典事者嘗下平章。一曰。我官繇此翁。一曰。我官

繇天上徵遣繇此翁者至侍郎處與好官而出門心痛轉付繇天上者遂引注唐太宗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位而顯謁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曰卿無貴相非為卿惜也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宋太宗與陳學究善懼藝祖遣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唐許孟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策是夜遽中風不能言畢士安作相有僭皇甫泌縱放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方啟口即值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曰卿累言皇甫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退竟轉大中丞後至尚書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為相至撚名探丸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宋神宗時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繇朕豈繇術者他日縱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曰朕偶忘之信知是命也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取出註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曰此人至麓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柰何矣狄仁傑之賤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為宰相欲中傷之而未果會則天

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之。後則天又問。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不繇人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游浙西。至自歎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盍避之。既而稽留旬日。晚望歎曰。禍在頃刻。至門為亂兵所害。國朝胡日星識太祖于微時。及太祖貴。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逃也。卒受藍玉之禍。邵璞嘗語卜翊曰。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卿之不能免卿將。至厠上持刀被髮為厭勝。而不能脫。王敦之厄。秦始皇以亡秦者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于外。而不知其子之為胡亥。唐太宗以識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以小名武娘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斲獵割鮮野食。倚望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宮三品。何歎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太宗苦于氣痢。眾醫不效。寶藏常困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華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與五品官。魏徵難之。上疾復作。曰。吾前飲乳煎華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思曰。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除何也。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正六十

日貞元中有舉人李頤聲價極振忽夢人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寢覺省中朝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顧驚而見之具述當為門生顧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顧果落第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顧猶未第因潛造馬臨放榜時相特囑一人顧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顧乃登第李林甫夢有身長白皙而髯者將奪已位以侍郎裴寬貌類所夢即斥去之既而代之者乃楊國忠正與所夢相肖魏道開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弑者乃妾萬人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者而害已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遠歸觸忌則寄宿郵亭後死于非命玉堂閒話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料潛目架上有簽曰人間食料簿生憶朱性不食醬欲驗其繇遂披簿尋之主吏大怒生具述其故吏取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忽覺踏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曰君非久必為金吾將軍言其牌粟之事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逸史玄宗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知惟李大夫栖筠不信召

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碗橘皮湯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詔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既羅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惟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碗矣野史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時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夕則視事于陰府復禮齋沐叩焉曰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二須禮部侍郎再知貢舉三須第二人姓張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如是賢弟侄三榜率須依此鄭大疑其說後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果登第第二人張知寶同年郭八郎名楊次至故尚書右丞憲應舉開成二年高錯再司文柄果登第第二人張棠同年郭八郎名植次至故駙馬都尉顓應舉會昌二年禮部侍郎柳璩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張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前定錄李揆以進士調集在京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揆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當得河南一尉揆負才華變色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以書判不中第補陳留尉以生言有徵復詣之生以一緘書付之曰君除拾遺可

發此緘揆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揆請行先謁宗正時李璣為宗長遇上尊號請揆為表適上之上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璣頓首謝以揆具對召見試紫絲盛露囊賦答吐蕃書代南越進白雉表文字塗八字注兩句翌日拜左拾遺發王氏之緘則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

事有巧合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鉅麗無比丁後籍沒而景宗以外戚起家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以國戚拜官思公以為妹偕向者器皿乃歸美家衛青服役平陽主家後為大將軍公主伉儷擇配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尚之王詵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辛苦造成不知誰居此不踰時詵尚主竟居焉陸都督炳治第京師軍人李偉親負土石炳督工甚嚴苦未幾陸敗而偉女入宮為慈聖太后即以陸第賜之事之巧合有如此者王沐王涯再從弟也家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跨蹇至京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適涯敗伏法沐方在私第遂并被收腰斬舒守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厚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以清曹偶以非過怒之守謙



不自安辭往江南。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遂免于難。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死。事之難定有如此者。又有甚異者。國朝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臯。至萬歷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臯。科分姓名適合。徐氏筆精。載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歷甲午亦十九名。吳興施壽明。中萬歷己未會試十九名。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並同。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者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一相各長一紀。宋時狀元生多同歲。徐奭梁固皆生于己酉。王曾張師德皆生于戊寅。呂湊楊寘皆生于甲寅。賈黯鄭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礪許安之皆生于辛酉。陳堯□□□皆生于庚午。水南□□國朝永豐□□□□□永樂甲申狀元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中成化戊戌探花亦生于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祖孫高第而生。長年月日時皆同。唐憲宗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平。元和三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湘西之亂平。元和十

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平。三賊皆同月同日伏誅。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三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單于來朝。五月帝崩。哀帝元壽二年正月。單于又來朝。六月帝崩。三君皆以匈奴來朝而輒有大故。殆不可曉。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宋太祖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至高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鐵崖云。宋太祖生于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于乙亥。丙子。元平宋亦同。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宋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后帝彞丙子為元所虜。宋以己卯滅漢。混一天下。帝昺以己卯亡於崖山。宋之興始於後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彞。而顯德二字適合。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黑光相盪。宋德祐二年二月朔。日中黑子相蕩。其變亦類。晉納賈充女為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宋納賈似道女為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稽神錄。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初。一小村中。有聲如鳴。數百面鼓。時禾稼方茂。及明視之。了無一株。試掘地求之。則皆

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二十年。至子延義。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木已收。惟餘根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株。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漢成建始元年。封王氏五侯。黃霧四塞。及莽之將亡。而黃霧四塞。朱溫弑王假。手他人。昭宗繞柱而走。劍之及于柱者三。溫子弑。溫亦假他手。溫亦繞柱而走。劍之及于柱者亦三。可談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曰。公後遇五。即有吉慶。後何以熙宗五年。鄉薦第五。五十五歲。從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五日。全有田。轉運時秀。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歲。應鄉薦。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日卒。宋曾丞相布。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卒。韓丞相絳。以長年長月長日長時生。韓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熙寧三年三月三日卒。人猶異之。錢忠懿王徽生一甲子。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卒。房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受誅。老學庵筆記。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宋石守信。以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于鎮。守信贈尚書令。保吉贈中書令。父子間相同如此。張說自中書節。年五十七。卒于鎮。守信贈尚書令。保吉贈中書令。父子間相同如此。張說自中書

舍人拜禮部侍郎。子均亦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復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父子祖孫相同如此。唐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宋少保鄂國公岳飛。明太子少保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三公皆封鄂國。皆驍勇善戰。又俱謚忠武。漢留侯張良。謚文成。明誠意伯劉基。新建伯王守仁。亦謚文成。三公皆書生。胙茅土。其智畧勲名。畧皆彷彿。李昉相致仕。陪位南郊。病傷寒卒。子宗諤內翰。為玉清昭應宮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昭述右丞。裕享奏告景靈宮。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唐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以御史中丞遷門下侍郎。李以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出鎮西川。明年李出鎮淮南。久之。李復入為中書相。武以次年十月復入門下相。李以又次年十月卒。卒之日為武生日。武以又次年十月殞盜。其日亦李生日。

### 事同禍福異

古今事有相同。而禍福輒異者。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洵懼。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

人齊人望見怒自十倍。出戰遂敗燕軍。周亞夫鄧通從理入口。竟以餓死。唐裴晉公亦從理入口。而位登宰輔。南史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李克用討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為所敗。莊宗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溪入莊宗不從。卒有天下。足下龜文。法當溺死于太常卿程遜。則驗于太尉李固。則不驗。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宋時一軍拔與趙韓王同年。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拔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拔有小呵譴。貨粉鄭氏子。與蔡魯公同。以丁亥正月五日亥時生。魯公位極人臣。而鄭子携妓遊金明池。馬躍波中。水浸而死。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為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殺之。須臾為一小者所齧。手潰背腫。遂信宿而死。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劬掇禍。毀佛一也。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未央馬瘦。廐令以此受知。甘泉道蕪。扶風因而得罪。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須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己者。周文襄忱巡撫江南時。巨璫王振新作居第。忱預令人度其丈尺。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

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凡上便宜事，振輒從中贊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鄭竟得罪，雁以不鳴烹，而木以不材終其天年，事固不可知也。

### 禍福難料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禪位。孟坐妖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照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繇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照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

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后。又有患禍之來，鬼神陰感之，以徵兆吉祥。卒歸凶敗者，晉安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發矢，仰竿柯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必有天命。一發而中，果中。左右即時拜賀。後終於斬首漆廬，漢李守貞判於蘄州，嘗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賀。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煙中獲其尸，斷首函之。南史：敬兒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云：吾昔夢一手熱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遂有異志，終為武帝所誅。

### 世事倚伏

世事盛衰倚伏，大都意料之所不及。究其實，如草榮必謝，月虛則盈，理勢固然。人自不悟耳。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遊會稽，度浙江，憫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漢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

漢北矣。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二載之前，已生於并州矣。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隍。夷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矣。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又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感者既難，終保其盛。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蕃盛，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之。代為代太后，卒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王早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令皇后擇后宫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生成帝，自有子后希復進見。然歷漢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方其永巷岑寂，帳別院之歌聲，怨昭陽之日。



影亦豈知其後胤之浸昌浸熾。羣后妃所不敢望耶。天道四時。猶有消息。即此可嘆長思矣。

### 三世將相

史記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歎曰。吾聞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于禍。吳陸遜為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為大都督。統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為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為亂兵所殺。三世為將相。道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帶礪之盟。宜及百禩。而曹至子削封。蕭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彞。次子奕。奕子閑為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為表。薦奕為相。仙客妻以聞。玄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尚恕。華衡俱以贓敗。廣平之業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陽。三四傳不復能振。裔孫元亨。僅為永興教授。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侯

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一時名宰子孫相繼宦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人在仕版者昔鄧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塙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塙皆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塙固無恙公聞而惕然即日請老嗟嗟盈虛消息指顧滄桑黃梁入夢祇半餉之華胥而蒿里興歌堂前燕去矣又況其功名勲業萬萬不及數公者哉

仙釋將相誕生夢徵

帝主誕生之異卷首業錄之矣此外仙釋將相應期而出有奇兆吉徵者孔子將生之父有二蒼龍自天降徵在因夢蒼龍而生有神女擊露五老列庭麟吐玉書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孟子將生母夢神人採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澤母卧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臯陶母曰扶始升高丘祀白帝有雲如虎感而生臯陶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在懷范應鈴在娠母夢雙日照庭范純仁始生之父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趙葵父為蒲圻尉鄰人夢南嶽神降其家乃生葵范祖禹母夢一丈夫披金甲至寢曰吾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宗澤母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李白母夢長庚星而生黃亢母夢星隕於懷掬而吞之遂孕亢宋章得

象初生其父與夢家庭積笏如山。又母夢神人授以玉象。因孕得章。元黃湑母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孕。歷二十四月而生。潛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仙女崔少玄。母夢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隋高琳母嘗夜褰水濱。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夜夢人衣冠若仙。謂之曰。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寤而有娠。宋李至母張氏夢八仙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生至。邵康節母李氏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後生康節。宜黃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力學有文。舉南唐進士第一。薛夏母夢人遺錦衣一篋。而生夏。任昉母裴氏夢五彩旗。四角懸鈴。一鈴落懷中。遂生昉。西施母夢明珠射體。因而有孕。冠城母夢神人授珠吞之。因而生城。張說母孕時。夢玉燕飛入懷中。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因生九齡。宋段少連其母夢鳳止於家庭。而生少連。元雷機母夢黑熊行天。而生機。苻健母羗氏夢大熊據戶。而孕健。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產志和。楊廉夫母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廉夫。潘炕美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申泰芝母夢吞芝。而孕生泰芝。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遂有孕。生雄。陶弘景母生時。夢青龍無尾。果不娶無子。漢時汝南應嫗。生四子。見神

光熙社探得黃金。倪岳母姚氏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岳。南齊孝昭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孕而生后。范邁母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己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生兒名邁。為林邑王。傳燈錄第十祖脇尊者。生時父夢白象入門。二十四祖母夢吞珠二枚。一羅漢曰。當生二子。一即二十四祖。一即芻尼。曹溪六祖母夢庭前百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孕。玄帝生時。瑞星天花。異香寶光。充滿王國。土地皆變金。玉仙傳拾遺司命君家世奉道。其母夢朱衣天人。滿空旌旗。蔭其居宅。金色照身。因而有孕。遂生司命君。李老君母夢五色霞光入戶。結如彈丸。流入口中。吞之有孕。剖左腋而生聃。文始先生生時。陸地生蓮花。何仙姑生時。紫雲繞室。許真君母夢金鳳啣珠。吞之。及覺生真君。關令尹喜母夢絳帳自天而下。流繞其身。及生。有雙光若日。飛游其側。室內皆明。葉法善母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孕十五月而生法善。至貴顯之徵。見于未達時者。盧携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後九年拜相。而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不濕不挫。張顥見鳥如山鵲。墮地為石。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而後官太尉。李暉為國子直講。巾上兩跌火起。而得榮州秘書。少監崔行功。見鸚鵡銜魚袋鉤。而加大夫。後漢虞升初生。有物若匹練。上升於天。占者以為吉。後

至太尉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宦途亦通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爵之祥張錢少年時有飛鳥若尺鷃銜青錢墮懷而累財巨萬鄭綱昭國坊宅蟾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而拜相孫儉堂前一柱長槐枝壞屋上衝而偃處岩廊儲居節制朱昇飛蟬集冠旋服蟬珥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果入中書李固言見柳神九烈君以柳汁染衣而狀元及第術士相牛僧孺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及登科有青蠅約數萬作八行折躬再三良久乃去范陽李少忠有蘆三節生于居室而傳節鉞三人婺源尉朱愛源庭中生蓮多方穰解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迴之遂成大池而入為大理評事金沙灘灘瀾飛下而牛奇章為西臺監察長安張氏鳩入承塵化為銅鈎而資產巨萬王溥穿井得錢印有一土三田之識而掌北軍壘門蝦蟆如三斗釜兩目朱口見於中堂而李揆大拜固未能枚舉也

### 御龍登天

路史堯夢御龍以登雲天天者羣物之祖至尊之位發於夢兆總為吉祥日月星辰雷霆雨露入夢于占亦為大貴後漢和熹皇后常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舐之味如

鍾乳以訊占者曰昔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此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漢文帝夢欲上天不能一黃頭郎推之宇文泰母王氏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晉書陶侃夢生八翼搏天闢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臂猶痛宋書薛安都征關陝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孫奉伯夢蕭道成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宋書漢光武夢乘赤龍登天乃即位洛陽宋史神宗待英宗居慶寧宮夢神人捧之登天宋史趙汝愚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翌理宗以素服即位韓琦知秦州忽夢以手捧天者再後輔英宗于藩邸神宗於東宮拾遺記帝嘗妃鄒屠氏夢吞日則生一子凡八夢生八子帝王世紀周文王夢日月著其身漢武內傳景帝夢神女取日授王夫人吞之十四月生武帝劉聰母夢日入懷十五月而生遼主太祖耶律億母蕭氏夢日墜懷中有孕生億宋史太宗母昭憲皇后王氏夢神人捧日授已有娠生帝又宋太宗賢妃李氏夢日輪逼己以裾承之光耀遍躡驚寤遂生真宗又宋仁宗母章懿皇后夢二日在天其一墜后以衣裾承之宋寧宗母慈懿皇后李氏夢日墜於廷以手承之生帝梁元帝母石氏夢月入懷孕元帝梁武帝母張氏夢抱日產武帝搜神記孫堅夫人夢月入懷生策又夢日入懷生權宣武帝高夫人夢為

日所逐避牀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有孛生帝談數。魏文帝夢日墜。地分為三。已得一分。而納懷中。南史。陳文帝夢兩日。闊一大一小。小者先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陳霸先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至。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夏禹未遇時。夢乘舟月中。過宣室志。楊炎未仕時。夢陟山顛。俯視人境。杳不可辨。仰視見瑞日。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因舉手左右捧之。後登相國。太平廣記。世祖出守海陵。夢日墜身上。尋而召典機密。宋拾遺錄。李愔孫夢日墜身上。終典機密。魏書。程昱夢土大山。兩手捧日。昱本名立。操乃加日為昱。白帖。賈隱林夢日墜。以首承之。遂糾察行在。宋史。范應鈴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歷大理少卿。異苑。劉穆之夢合兩舟為船。施華蓋升天。後為僕射。夢雋。後魏關英。夢日照所居黃山水中。抱戴而歸。至散騎常侍。唐書。鄭光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衛輝照六合。至平盧節度使。范純仁母李氏。夢兒墜月中。承以衣裾。生純仁。北史。北齊高歡常夢履數星而行。北齊書。神武皇后生二女。皆夢月入懷。而女為魏之二后。漢書。孝元皇后母李氏。夢月入其懷而生后。

夢鳳集眉

漢書藝文志云雜占非一而夢為大列子覺有八徵夢有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  
三曰覺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潛夫夢列篇稱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  
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長柳之占是不一法徐陵母夢五色雲結為鳳集左肩  
已而誕陵真仙通鑑許真君遂母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中孕生真君唐書王知遠父  
曇逸母晝寢夢雲鳳集身因有娠浮屠寶誌曰生子當為方士後壽百二十歲又張  
鷟父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庭前不去祖父曰紫者鷟鷟也此鳥為鳳凰之  
佐汝當為帝輔遂名鷟宋史段少連開封人其母夢鳳止于家庭而生官至學士集  
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占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  
當大凶非直杖即削杖孫果遭母喪同一夢鳳也而吉凶之異如此吳書丁固為尚  
書郎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益部耆  
舊傳何祇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祇年  
四十八卒南齊世祖夢著桑履行太極殿上庾温曰履者運應木也又桑字四十二  
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洛陽伽藍記王克淵北討諸葛榮夜夢衮衣倚槐樹而立以  
為吉問于楊元慎曰三公之祥也退告人曰槐字木傍鬼亡後得三公耳果為爾朱



榮所殺追贈司空隋書北魏拓拔順夢在槐下脫衣冠卧曰槐字木旁鬼亡後乃得三公贈耳因話錄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詣日者問命曰余柳姓夢柳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張尋夢庭生一竹節問竺法度云當暴貴而不得久何夢似同而占亦異也至夢書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三國志吏部尚書何晏夢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去尋伏誅王敬夢白犬自天下嚙之俄而斃死白孔六帖劉禎夢蛇生四足以不敬伏誅南史齊始安王舉事四日而敗城內人皆夢羣蛇緣城四出隋文夢洪水沒城而應在高祖之名黃平夢舍中馬舞而火作周繕夢一牛二尾奔水中而舟覆僅以身免晉安王子勛夢乘龍無頭而為沈攸之所誅苻生夢大魚食蒲而為苻堅所殺李虛中夢泰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而疽發于背潰裂以死中書令崔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占者曰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其竟于今日乎尋有勅賜自盡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有故雋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許之其人夢乘驢度水掀墮水中登岸而靴不溼秘書郎韓泉曰公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沈彬夢錦衣貼月以飛人謂不入月不能及第褒光錄王拔書與徐判官各求邑

宰王夢戴帽雨中行以問葉光遠葉曰王未得官戴帽雨中行恩澤未霑濡耳袁邵  
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太平廣記張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  
身其年對策考功第一後魏薛琬夢張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  
是幽字君為幽州乎玉海宋王有疾夜夢河水乾憂形於色以為人君龍象今河無  
水是龍不獲水居矣時有占夢者曰河無水可也當痊可耳唐高祖起義之後夢自  
墜床下為羣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床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  
耳三國志鄧艾伐蜀夢坐山上有水流問袁邵曰山上有水蹇利西南往有功不利  
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其不還乎茅亭客話費絢應舉夢衣錦在井中覽自喜曰  
及第衣錦還鄉并廣異記顧琮繫獄夢見母下體琮愈懼解者曰太夫人下體是足  
下生路是以賀也明日奏免至宰相後魏書酈範夢陰毛拂踝占者曰豪盛於齊  
下也果青州刺史陳書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  
夢者曰君必大貴但未在旦夕鹵簿是富貴客廁中是后帝不在今上也蜀志蔣琬  
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意甚惡之趙直曰牛頭及鼻公字之象血者事明也君  
當至三公晉書邵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曰龍飛止屋吾其死也明道雜志榮

陽揚國寶。夢一蛇首有冠。謂之喪門。一家十數口俱卒。朝野集載。陳安平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卧。夢十二月。養蠶。仙藥曰。十二月。養蠶冬絲。君必遷東司。數月果遷。吏部合璧事類。李元忠將仕。夢執炬火入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告其師。曰。大吉。此謂光照前人也。果如其言。酉陽雜俎。張瞻嘗客外將歸。一夕忽夢。炊臼中。就江淮王生解之。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婦也。蓋釜婦同音耳。瞻歸妻果卒。北夢瑣言。劉仁藥微時。夢佛幡于五指上飛出。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果然。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明帝即位。以敬則為直閣將軍。張文表作亂。有小枝夢。文表龍出。領下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朗陵異苑。王戎夢人以七枚椹子與之。着衣襟內。既覺。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凡七喪。晉書。鄧攸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斷鞶囊者。新獸首代。故獸首也。非汝南則汝陰。果遷汝陰。守南史。沈慶之年八十。夢人以兩疋絹與之。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青箱雜記。李文定公迪。美髭鬚。御試先一夕。夢人剃其髭鬚。俱盡。迪惡之。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是歲果第一。北夢瑣言。曹確判度友有台輔望。夢剃髮為僧。以問占者。曰。出家號剃度公。替杜相矣。杜相出鎮江西。曹

果為相。凡茲占法禍福難明。因人而異。可以槩推也。

古今事相類

古今事多有相類者。拈出殊堪解頤。苦不能遍耳。如今言吐哺握髮必歸周公。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漂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好學。不知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人知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蓋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有馬援。不知有廉頗。蓋母擇萬家之地。人知有韓信。不知有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有主父偃。不知有伍子胥。高烏蓋良弓藏。韓信之先。有范蠡飲醇酒。弄婦人。陳平之先。有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廣武君以此語韓信。范蠡亦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唐太宗以斥宇文士及魏帝。亦以此斥高歡。聖主時投水。有卞隨務光。又有北人無擇。騎青牛。有老子。又有封君達。楚孫叔敖。憂國乘馬三年。不知牝牡。漢董仲舒勤學。亦乘馬三年。不知牝牡。晉秦中寶。蘇氏作回文詩八百一十二字。唐范陽盧母王氏作天寶回文詩。亦八百一十二字。蔡琰有胡笳十八拍。王昭君亦有胡笳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孔安國傳。孔子弟子七十

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庾杲之貧人云誰謂庾即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李崇富而吝。食惟二韭。人云李令公食常十八種。生空桑人知伊尹而不知孔子。白魚入舟人知周武王而不知宋明帝。河澌水合人知光武之滹沱而不知慕容德之黎陽。鳳雛人知龐統而不知顧劭。獻胙加毒以讒賜死人知晉太子申生而不知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憚。思妾令方士致魂人知漢武於李夫人而不知宋武於敷淑妃。治阿譽聞而阿不治人知有齊宣王之大夫而不知景公之晏子。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妻棄夫人知朱買臣而不知太公望掘地得石槁。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飛廉。倚柱讀書雷震不輟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諸葛誕。綵衣娛戲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伯瑜。飲十日酒至期發冢而醒人知有劉玄石而不知有趙英。記半面人知有楊愔而不知有應鳳。放龜得報人知有毛寶而不知有劉彥回。下第獻燕詩坐主以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于化成。少孤門生廢蓼莪人知有王裒而不知有顧歡。奕碁覆局人知有王燦而不知有到溉。即位御床陷地人知有桓玄而不知有侯景。一箭落雙鷗人知有斛律光而不知有拓拔幹高駢。入山妻二仙女人

知天台之劉晨阮肇而不知剡縣之袁桓狼頌祭賽忘書刀在廟鯉魚為送人知有馬當山之王昌齡而不知有宮亭飲之估客留犢事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扁入水戮蛟人知有周處而不知有滄臺子羽荆湖飛菑丘訢雞鳴渡關有孟嘗君而又有燕太子雪中高卧有袁安而又有胡定感虎渡水有弘農太守劉昆而又有九江太守宋均暮夜卻金人知有關西楊震而不知又有熾煌紹昭見前燕錄投筆封侯有班超而又有傅介子與疾入殿有司徒傅祗而又有太傅王導伏棺止火有汝南蔡君仲而又有長沙古初洪爭牛之訟有顧憲之宋書而又有于仲文後魏書折梅遣使有陸凱而又有諸發躬導母與有潘岳而又有崔邈妻勸隱居有陸通而又有老萊子園基卻賊有費禕而又有謝安帛書傳雁有漢之蘇武而又有元之郝伯常見元史作非非國語者有江端禮見元史而又有虞槃見元史居官給雞卵於部民收雜俎利者有孝武時吳興守謝朏諫而又有益州新昌令夏侯彪朝野僉載母嚙指而心痛者有曾參而又有蔡順强索人妾有孫秀阮佃夫而又有武承嗣長頸烏喙者有夏禹而又有越勾踐號鳳毛者謝鳳之子超宗而又有王導之子劼珮六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樂大以石為虎射之没羽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子乳生潼人知有

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裴中令而不知有白中令。駱駝負水養魚軍中。人知有宋孫仁佑而不知有隋虞孝仁。誤食澡豆。人知有王敬而不知有陸暢。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令狐綯賜行酒。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陰鏗羊羹不遍致敗。人知華元之于御膳而不知中山王之于司馬子期。看竹不問主人。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沉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社女絡。以酒賜妬婦。飲之無恙。人知太宗之於房玄齡而不知莊宗之於任圜。告靈不仕。人知有王羲之而不知有何偃。食不死之藥而巧言以免死。人知方朔之於漢武帝而不知中射士之於楚王。一字直百金。人知淮南子而不知公孫子。讀易至損益而歎。人知有向平而不知有孔子。獲偷侍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楊素之於李伯藥而不知蔡興宗之於孫敬王。題壁作龍蛇歌。人知有晉文之介子推而不知晉文之舟之儵。秦許楚地而倍之。人知張儀之于楚懷王而不知馮章之于楚王。侍婢環執飲饌。人知有王武子而不知有楊國忠。孫晟國忠晟又俱號肉臺。智囊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魯匡。嘆酒救火。人知有樂巴而不知有樊英。邵信臣。佛圖澄。成武丁。御膳中有髮。自數三罪以免死。人知有晉平公之庖人而不知有光

武之陳正發塚類遠祖貌人知有蕭穎士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長沙王。倒用印人知段秀實之阻朱泚而不知李崧之安蜀。杯中蛇影人知有樂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因病嘗糞人知越王勾踐之於吳王夫差而不知鄧弘霸之於魏元忠。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墜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墜。漢部林宗遇雨中角折人遂為折角巾。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一見後漢書。一見北史。袁州刺史李恂郡園小麥胡麻悉付從事。揚州刺史費遂郡園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見東觀漢記。一見謝承後漢書。申鳴援袍而進戰為賊殺其父功成而自殺。趙苞援袍而進戰為賊殺其母功成而嘔血死。一見說苑。一見後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以老桑熟龜精。張華得雷煥而以老桑辨狐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異志。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左師觸龍愛少子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策。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爾朱文畧以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一見晉書。一見北齊書。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魏文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而撞之。中旒潰之一見淮南子。一見劉向說苑。魏文帝



為王時夢日墜地分為三分。陳文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為三分之主。一見談數。一見陳本紀。醫緩脉晉平公而曰君之病在膏之上。背之下。秦武王示扁鵲病而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上。皆以色致也。一見左傳。一見國策。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曰浪虛得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闕丘本見張僧繇畫亦然。見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容。挾侍姬紅拂。因奔李靖。鄧太尉子儀出見容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氏。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劍俠也。東方朔知赤物為怪哉。飲酒十石。李章武知鐵斧為壓物。飲血三斗。一見搜神記。一見酉陽雜俎。懷素習書。盡數畝芭蕉。鄭虔習書。盡數室柿葉。俱見法書錄。宋顏師伯與孝武蒲枹。孝武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斂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梁韋廠與曹景宗蒲枹。景宗擲得雉。獻次得盧。遽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萬。梁劉之遴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後牛奔墮車。右手不復屈伸。既而連典此郡。晉羊祜塋親。遇術者曰。墓于法當得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額。熊循賀以為當作主。齊文宣夢人以筆點額。三曇哲賀以為當作主。一

見吳祚國統志一見齊書左慈擲杯屋棟欲落不落舉坐看杯已失慈矣許遜吳猛  
擲盃梁上飛繞梁間舉目看盃坐中隱身一見神仙傳一見十二真君傳遂免墮馬  
折肋而殂人知齊王高演而不知燕主慕容皝一日殺二義士人知袁紹之于臧洪  
陳容而不知張敬兒之于邊榮程邈之御屏隔座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  
紀亮父子殺孝婦大旱三年人知有前漢之東海而不知有後漢之上虞萬石君人  
知有石奮而不知有秦襲張文確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晏嬰錢神論人  
知有魯褒而不知有胡毋民成公綏陳蕃下榻人知有徐穉而不知有周璆夢贈筆  
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彪之王珣紀少瑜陸陸李白和凝馬裔孫乘羊車游后庭  
鹽水灑地人知有晉武帝而不知有齊文帝即席盡器飲酒歸而尚醒秤所得器人  
知裴弘泰于裴鈞而不知潘岢于朱梁太祖刻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  
顏真卿錦纜車人知隋煬帝而不知有甘寧然臍為燭人知有董卓而不知有滿營  
用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勗而不知有師曠聞鼓角聲加敬人知有范雲之于梁武而  
不知到仲舉之于陳武通他心觀人知有忠國師之于大耳三藏而不知有普寂之  
于柳中庸製千字文人知有周興嗣而不知有蕭子範隋滿又撰萬字文贈柳妾人

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還古。殯逆旅書生人知有王恽而不知有鮑子都。廖有方橋神貌醜以足畫之人知有定周之張平子而不知有特留神之魯般。殺負心僕人知有張詠而不知有柳開。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見書背無點遂發兵反。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凡勅書徵召字傍加點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勅字無點遂發兵反。何法盛竊郝超晉中興書鄆象竊向秀莊子注齊張融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譏玉海魏夏侯淵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輒撲鏡于地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于地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為飲器唐宋逸史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不敢言但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日眼中拔却釘矣在禮復還每日率拔釘錢戴封張喜俱以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而雨大至古道始何琦俱以鄰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神農時有赤松子黃初平亦號赤松子唐文皇為天策上將開府置十八學士房杜等楚王希範亦為天策上將開府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岳徐仲雅等十八人亦授學士任園傳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沒字碑安

叔千傳。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又北夢瑣言。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而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老子生。登行九步。步生蓮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道為尊。釋迦生時。登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吳人陸暉。繫獄當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皆折。官問之。故答曰。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常造觀音像。後為劫賊所引。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臨刑。刀折為三段。三易其刀。落折如故。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跡。三孫臚臚于魏。而為齊師。司馬喜臚于宋。而為中山相。神武不貴。慕容超宗以留文襄。唐文皇暫出李靖。以留高宗。胡廣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棄於江。後父得而養之。廣後不持本生服。胡寅少亦不為父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後亦不持父服。雋不疑劉德。大將軍光。先後欲以女妻之。俱辭不敢當。俱為青州刺史。京兆尹。俱多所平反。仙人有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赤將子與黃帝時人。仕堯為火正。赤須子秦穆公時為主魚吏。張子房欲從赤松子遊。張君房迎赤須子而師之。其相類。乃爾。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眾橫行。官軍莫敢攖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官軍不敢

收捕左傳重耳駢脇張儀亦駢脇 吳越春秋伍子胥眉間廣一尺列仙傳莫邪眉  
間亦廣一尺邵頌世語姜維死魏人剖之膽如斗大蔣正子山房隨筆張郢州世傑  
海上覆舟死獲屍焚化胆如斗大而焚不化

玉芝堂談薈卷五終

玉芝堂談薈卷六

姑茂徐應秋君義父輯

同姓事相類

湘東王有同姓名錄。其書今不存。羅沁謂古今姓名同者。劉弘王褒俱十有一。張良有九。張敞王吉俱十有八。胡元瑞筆叢陳心叔名疑琅邪代醉。天中記俱有考。不暇縷舉。姑摘其灼灼者。同時如兩曾參。一曾參殺人而致曾子之母投杼。兩毛遂。西京雜記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平原君聞之痛哭。既而知非平原君客異世。則魯秋胡因婦採桑。調其妻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翟公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為薄行而不許。國師公劉秀以名應圖讖。為王莽所殺。而取王莽者為光武。亦劉秀。兩陳遵字孟公。豪俠所在。人懷之。惟恐後時。列侯有同孟公姓名者。每至門。座中莫不驚動。既至而非孟公。因號其人為陳驚坐。唐李尚書益與太子庶子李益俱。赴飲據上坐。因笑曰。今日兩副坐頭。俱李益。代宗用韓翃知制誥。宰相以平盧幕府員外及江淮刺史請。上書春城無處不飛花絕句。用此韓翃。而員外得之。晉兩周員外。名訪。時有與訪同姓名。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之。吏皆走。唐兩李珣。列仙傳云。李鈺出相。節制

淮南時江陽部民亦有李珣名洞府。梁李膺侯藻使至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何如昔李膺對曰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君孔子弟子有公孫龍平原君客亦有公孫龍前漢兩王莽一天水人字稚圭昭帝時為右將軍與霍光同心輔政一即新莽篡漢者晉王羲之苻堅將亦有王羲之晉侍中張華慕容垂將亦有張華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有兩蘇子卿晉張載字孟揚詩見文選宋張載字子厚即作西銘者晉葛洪字稚川作抱朴子書宋葛洪字容父唐有嶺南節度使蔡京宋有丞相蔡京趙有藺相如南史浦子李連為蜀人藺相如所殺漢有劉向州人劉向于鄴謀逆誅劉或俱一天順甲申一正德辛巳二一正德一甲子宣德初命工部尚書黃福冊兵馬指揮黃福女為邵王妃又景泰末司禮太監張永與于少保同禍而正德中司禮太監張永誅逆有名相去正一甲子而俱常督十二團營正德十二年吏科劾四用巡撫馬昊兵科亦劾守備都指揮馬昊同日報聞其同姓而相類者如蜀張飛稱萬人敵張蚝亦稱萬人敵楊傑號無為子楊繪亦號無為子登子之部前有巨後有世通南分身之葛前有元後有從周清異錄卓太元之楊前有元後有泉林意遇仙之王前有質後有積薪



皆觀碁也去婦之王前有徽後有季友皆勤學也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塵之  
潘前有黨後有岳立銅柱之馬前有援後有總作銅埒之王前有濟後有元寶書紅  
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水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射石之李前有廣後有遠種玉  
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龍翁伯采薪讀書之劉前有貞素後有仁帆閉戶  
讀書之劉前有孔昭後有士元伯藥藥師二李同竊楊素之姬士龍士衡二陸互見  
王弼之鬼帛客驢鳴之王前有萊後有濟善畫婦人而帝殺之毛前有延壽後有惠  
遠怖小兒之麻胡前有秋後有祐又有劉胡及鬼俱曰麻胡凡四見吹笳使胡流涕  
之劉前有琨後有王喬見人主詢其所作終身不用之孟前有貫後有浩然封汾陽  
之郃前有淮後有子儀婦人則弑君之姜前有文後有哀殺子之武前有文明後有  
孝文后化萼夫人之徐一王衍母一孟昶妃皆能詩皆亡國皆不善終姓名俱同而  
事相類者帝嘗臣名羿有窮之君亦名羿俱以射稱少昊子名班魯人亦名班俱以  
巧稱黃帝臣有扁鵲善醫戰國時有秦越人號扁鵲亦善醫漢兩嚴遵一字君平一  
字子陸皆高士皆易姓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一尤來兩李育俱賊將一王郎一公  
孫又皆一歸附一滅亡唐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皆為將皆假節皆兄弟有

戰功皆名為兄弟所掩宋兩李定一彈子美一彈子瞻皆文士皆正人皆蘇姓又皆下獄幾死兩張昌宗一昌齡兄與昌齡俱才顯一易之弟與易之俱色稱漢有兩龔遂俱為郡太守兩京房俱明災異晉李密以母老辭官後魏李密以母老習醫漢武帝時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梁元帝時朱買臣為武昌太守規路兩王彥章一梁太將為吳擒一吳統軍為楚擒兩徐邈魏徐邈字景山見重武帝為侍中晉徐邈字仙民見重武帝為中書舍人兩李繼昭俱昭宗時一為孫德昭一為符道昭俱賜姓名降宋梁為使相宋兩王著俱太祖時一以文學典制一以書學侍詔金兩訛可俱大將宋兩孫益一秦興人紹定中拒李全戰死一宣和末知寧朔府救太原戰死並見忠義傳兩王肅曹魏中領軍為魏制禮元魏高書令亦為魏制禮兩王敦朱梁時者以節度使叛誅後周太祖時者亦以節度使叛誅兩王珪唐侍中宋左僕射門下侍郎皆門下相也兩王溥一唐懿宗時一周世宗時俱宰相也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子晉也其一為柏人令天墮玉棺以葬者僧有兩智永一梁書僧一宋畫僧唐香山九老有兩盧正一侍御史一河南尹西谿叢語鮑照謝元暉人稱鮑謝又鮑附謝良弼友善人稱鮑謝是有兩鮑謝也漢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李嶠蘇味道蘇題李入當

時亦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世稱李杜。唐李白杜甫亦稱李杜。是四李杜也。漢馮野王字君卿。弟立字聖卿。相代為上郡太守。民歌大馮君小馮君。時稱二馮。而唐之馮宿馮定亦稱二馮。漢蘇章蘇不韋稱二蘇。而南齊蘇亮蘇綽宋蘇軾蘇轍亦稱二蘇。晉王戎王衍清談時人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而王羲之獻之亦號二王。孫謙孫廉號東莞二孫。而孫何孫僅亦稱二孫。陸機陸雲稱二陸。而陳時陸琦陸瑛魏陸暉陸恭之俱稱二陸。晉張載張協張元時人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而張廷珪張齡張休前後牧洪州。號洪州三張。薛收薛德音薛元敬號河東三薛。而薛琮薛榮薛兼亦稱三薛。劉禹錫以集賢學士過李司空紳。出名姬佐酒。禹錫賦詩。有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李即以姬贈之。劉後分司遷洛。有姬甚美。李司空逢吉以計邀而奪之。劉作四詩擬四愁以投李。李但含笑而已。一禹錫而兩李司空者。一贈姬一奪之。不知所贈之姬即所奪否。及杜牧之以御史分司。過留守宴。問美姬紫雲而欲得之。朗吟而起。其人亦李司空聽也。漢名士稱涼州三明。太尉段熲紀明度遼將軍皇甫規威明張奐然明也。出一時以為奇。晉南渡而後諸葛恢荀闈蔡謨俱字道明。而皆有名。號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諸葛清然則前後有兩三明而後則同家前則同郡各奇也李將姬柳氏名章臺柳所謂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者而蜀妓柳氏所謂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亦名陽臺柳韓退之侍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好飛者而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李義山屬情洛中婦能吹葉嚼蕊調歌撥管為天海風濤之曲亦名柳枝楊廉夫侍兒亦名柳枝郢州石城有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而洛陽又有莫愁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梁武帝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商山四皓漢事也而南齊書徐伯珍兄弟四人白首相對時人謂之四皓四公子戰國信陵平原等也而唐周曾王玠姚韋清志相友善亦號四公子韋順韋豹韋義號三君陳紀陳實陳謨亦號三君漢西京史霍上官王趙丁傳時稱外戚七貴隋牛弘蘇威宇文述張瑾裴蘊虞世基裴矩時稱選曹七貴

夢見盤庚

國語號公夢在朝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兩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

使晉襲于爾門。公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壽收也。天之刑神也。墨子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原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名曰：子為勾芒也。二事相類而災祥異甚。又太平御覽載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上聲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一則載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公曰：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而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二事酷相類而並載之果孰為據耶。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於顛顛自投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形善顧其狀如熊常為崇見之堂上天下之主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臣有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顛顛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左傳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

實為夏郊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祀夏郊晉侯有間亦想只一事。所傳異耳。

### 楊通幽考召

唐玄宗幸蜀後屬念貴妃聞廣漢楊通幽有考召之法於內置場遍加搜訪至蓬萊南宮西廡玉真太妃院見貴妃見為上元女仙冠金鳳冠披紫霞帔珮紅玉曳鳳鳥出見通幽授以金鈿合寄玉龜子為信方士却行復前跪而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玉妃徐言曰昔天寶十四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日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凭肩而望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此獨君王知之耳情史載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形神憔悴有道士王丹者以少君術見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女人像使上齋戒凝神想其平日三日夜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道士索十五六聰慧女子二十四人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烟呵像上又命諸女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蘄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反閉金扉以葳蕤鎖鎖之太真與上曲盡綢繆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回視不復見矣此與長恨歌傳微異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于上郡唱石室中得

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械一手足以問群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竇竊帝乃梏于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群臣多習山海經獨異志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至長安乃變為石宣帝集群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竇竊國貳負之臣犯罪大逆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時出外帝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為人帝如其言復變為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較之外國異事更是奇聞唐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作詩忽詠落花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云是謝中令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及讀天寶遺事以為汝陽王璿以紅槿花置研光帽上舞山香曲終而花不墜此則兩者必有一論呂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憇肆中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孑然立風雪中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世又開元中道人呂翁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與翁同止逆旅主人方蒸黃梁盧具言生世之

困翁取囊中枕與之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就枕不覺入枕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台省。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顯。忽欠伸而寤。黃粱猶未熟。生曰。先生以此罷吾欲耳。自是不復求仕矣。按純陽生于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而黃粱夢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而呂仙有二。黃粱是矣。益部耆舊傳。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解我所繇。特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事。齋戒不嚴。則此女見異。死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有婦人浣于汾渚。問之曰。第四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也。衛以離合義解之。或謂婦人即娥靈。二事亦相類也。

### 喫酒救火

喫酒救火。凡四事。鄒憲從南郊。含酒向東北三喫。曰。齊失火。以此滅。後齊果上火事。成武丁在周昕坐。喫酒救臨武火。樂巴喫酒救成都火。晉佛菑澄喫酒救幽州火。又楚國先賢傳。樊英喫酒救成都市火。射石沒羽。凡三事。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射之沒羽。既知其石。射不復入。漢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復入。宇文周時李遠。按獵於莎柵。見石於藪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許。文帝賜書。



褒美。賜金蓮燭。凡三事。蘇子瞻夜對便殿。以金蓮燭送歸翰院。宋王珪以中秋賜宴內殿。上命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周必大玉堂記。孝宗召史浩。錫宴澄碧堂。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廡。又令狐絢在翰苑。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其前亦不始於蘇也。給筆札。凡三事。司馬相如請為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荀悅依左氏傳體作漢紀。尚書給筆札。張華有文才。卓晉儀制度。釐革敕有司給筆札。畫龍不點睛三事。顧凱之畫龍不點睛。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宣和畫譜。張僧繇以丹青馳譽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謂點之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落墨才及二龍。雷電破壁。畫已失矣。惟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于天皇寺。畫龍不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失龍所在。誤筆成畫三事。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筆點素。因就畫為蠅。吳主以為生蠅。舉手拂之。王獻之為大司馬。畫扇題筆。誤落扇上。即點畫作鳥。馭牛。唐戴嵩畫牛。因筆墮為鳥。胡笳却敵三事。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棄圍走。劉疇嘗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援笳而吹。出塞入塞之聲。群胡垂涕而去。又北史。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諸羗外叛。琛令婢朝雲。為貧嫗吹麈。

諸羗皆流涕歸降。徙木立信，不獨商鞅。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鑄銅柱，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闕羽分界，鑄銅柱為誓，在衡山縣西北一百一十里。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一百十里。目視日不眩者。晉有王戎，隋有劉炫，而宋又有蔡京。猿臂者，有后羿，而又有李廣。鄧知運，吳太史慈。前漢劉淵，後唐李存孝，一字師，凡四事。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為一枝，齊已拜為一字師。後齊已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字為在字，迥又拜為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之句。蕭楚材改恨為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又竹坡詩話：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迎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子蒼為一字師。前席有三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化鶴凡三事。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烏有烏，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

城部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神仙傳。蘇仙公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部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集異記。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矯翰西南而逝。益州城距部十五里。有明月觀。青城道士徐佐卿棲焉。一日神爽不怡。曰。吾行山中。偶為飛矢所加。已無恙矣。留箭於壁。及玄宗幸蜀。偶至斯觀。覩挂箭。即沙苑縱畋之御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連壁有三事。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壁。韋叔裕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政術俱美。時人號為連壁。又王倫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水鏡三事。蜀龐德公謂司馬德操為水鏡。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于茲。好聞壺鳴。有王粲。而又有張南渠。王濛。及戴叔鸞。母耳長七寸者。有黃阮丘。而又有老君。務光。號智囊者。有樗里子。晁錯。而又有支遁。魯匡。桓範。杜預。又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亦號智囊。號千里駒者。漢有劉德。魏有曹休。晉有傅咸。劉曜符朗。宋有顧和。張敷。梁有蕭映。王規。劉杳。王茂。任昉。齊有丘仲孚。袁昂。北魏有李彥。伯袁。曜。北齊有馮翊。王潤。崔昂。元文遙。後周有杜杲。

隋有張乾威。唐有李嵩。成王千里。號八達者。諸葛誕等。又晉畢卓等。而司馬懿兄弟八人。俱以達為字。亦號八達。浩孟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而郗超亦以百口保桓溫。于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滅兵而招寇。姚崇以百口保中外官無反者。杜祐以百口保李藩。王祐以百口保符彥卿。舜重瞳。項羽重瞳。隋與羅。朱梁。唐王友敬。永樂中。楚王子。明玉珍。俱重瞳。蜀先主垂手過膝。晉武帝。后周太祖。陳武帝。宣帝。前趙劉曜。秦苻堅。後秦姚萇。南燕慕容垂。五代南漢劉龔。蜀王衍。南史陳柳皇后。皆垂手下膝。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膝。皆以誅死。文王四乳。宋范鎡。百常父子。倪文僖謙。俱四乳。路史。長放氏四乳。河圖。矩起。帝營駢齒。元命苞。武王駢齒。孝經。鈞命。訣。夫子駢齒。黃帝日角。少昊日角。伏羲。叡。日角。尚書。靈囿。姒昌。鳥鼻。日角。論語。摘輔象。老子。月圓。日角。顏子。山庭。日角。河圖。始皇。虎口。日角。又漢光武。隆準。日角。陳霸先。龍顏。日角。慕容德。額有日角。

乘槎入漢

史傳中事。多有兩處並載。人未致詳者。有承用偶訛。因而不覺者。如張騫無乘槎事。乘槎入天漢。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白龜。是寶所統武昌軍人。晉伐偏陽。諸侯

之士門焉。叔梁紇挾之以出。今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門之闕而不以力聞。悞也。韓壽竊香。晉書以為賈充女。按郭子陳騫以韓壽為椽。每會聞有異香。香乃外國所貢。騫計武帝惟賜已及賈充。嫌壽與女通。乃以女妻壽。謂賈女者訛也。世咸云甘羅十二為丞相。考羅事呂不韋。說趙有功。封為上卿。不為丞相。相秦是甘茂。羅之祖也。常見人有作詩者云。高卧元龍百尺樓。按世說許汜與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下邳。見元龍無主客意。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如我當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是百尺樓上卧。乃玄德自謂。非陳登事也。人多言黃叔度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按本傳。乃千萬頃也。東床坦腹。人謂之睡。按羲之傳。乃食也。一班窺豹。人謂之暴。獻之傳。乃擣菹也。范張雞黍。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范式。無雞黍事也。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按鄭崇為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則僕射事也。唐韋見素為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也。世率以板輿為奉母故事。蓋用潘安仁賦。然傳祇以三公告老。許板輿上殿。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不再奉母。一事也。杜少陵

晚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茄非笛也社日用東方朔割肉事乃伏日非社日也長城秦始皇趙武靈王所築並無婦哭城崩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枕屍于城下而哭十日杞城為之崩既葬赴淄水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去秦趙築城時幾數百年繇僧貫休詩誤也吞珠治吏韓詩外傳以為伍員國策以為張丑弓影致疾風俗通以為杜宣晉書以為樂廣之客抱甕出灌莊子以為漢陰丈人說苑以為五丈夫化不孝子仇覽傳以為蒲亭長于陳元謝丞書以為陽遂亭長于羊元桃梗語土偶戰國策以為蘇秦于李元史記以為蘇代于孟嘗君殺鄧析者左傳以為駟顯荀子劉向並以為子產不入勝母之里尸子以為孔子淮南子鹽鐵論並以為曾子齒剛舌柔說苑以為常縱語老子孔叢子以為老萊子告子思烹彘教子韓非子以為曾子韓嬰以為孟母邑號朝歌因而回車淮南子以為墨子而論語識顏氏家訓以為顏子射石没羽新序以為熊渠呂覽論衡並以為養繇基獻不死之藥戰國策以為荆玉類說以為燕王漢武內傳以為武帝獻空籠而無鴿鵲國策以為蔡無澤世說以為馮子髡金樓子楊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西京雜記揚雄著太玄夢吐白鳳依王生之言以對君得拜水衡都尉漢書以為宣帝于渤海大

守史記褚先生以為武帝于北海太守三年不蜚不鳴之語史記楚世家以為伍舉說莊王而滑稽傳又以為滄于髡說齊威王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琴冒勃蘇武后夢雙陸不勝以無子諷而召還廬陵王新唐書以為狄仁傑大唐說纂則以為王方慶慧可二祖斷臂傳燈錄以為斷臂求法置達磨前續高僧傳則云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心不覺痛楚為漢武帝招魂新論以為李少君致李夫人魂封禪書以為齊人少翁致王夫人魂拾遺記以為董仲君刻李夫人像置幕中宛若生時明皇遊月宮或以為與申天師或以為與葉法靜或以為與羅公遠楊髡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畊錄以為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以為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又以為宋陵使羅銑遂昌雜錄以為東嘉林景曦漢武至郎署見顏駟鬚眉皓白問何其老也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白孔六帖文帝時三朝不遇白首為郎者馮唐也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承用考六韜第一篇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馬非龍非鸞非虎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無非熊字也

御溝題葉

御溝題葉事凡六見天寶末宮娥衰悴不願備宮掖有落葉題詩隨御水流云舊寵  
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接流人著作郎顧況得而和之置溝上流云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又本事詩  
載梧葉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得之明日于  
上流亦題一葉云云後十餘日有人來苑中尋春又得一葉題云一葉題詩出禁城  
詩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中流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青瑣高議僖宗時于祐于御  
溝中拾一葉上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寄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  
詩于葉置溝上流宮人韓夫人拾之後祐託韓詠門館值帝放宮女三千人詠以  
韓氏嫁祐成禮之夕各于笥中取紅葉相視乃曰事豈偶然詠開宴慶之曰二人可  
謝媒矣韓氏作詩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  
葉是良媒雲溪友議宣宗朝有題紅葉隨流者盧渥舍人應舉偶得之藏于巾笥及  
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人覩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陸  
務觀侍兒小名錄貞元中進士賈全虛黜于春官臨御溝得葉悲想其人涕泗交集



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為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也。德宗召金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并其院資皆畀焉。北夢瑣言。襄陽進士李茵。得御溝紅葉。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號雲芳子。茵與之款接。見紅葉。歎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因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逼令上馬而去。其夜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後數年。李茵病瘡。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綿州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相厚。故相從耳。又玉溪編事。侯繼圖尚書微時。曾秋日于大慈寺倚欄。忽秋風四起。有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書解相思死。侯貯箱中。五六年。與任氏為婚。任見之。曰。此妾所作也。京師宦子張生。因元宵遊乾明寺。拾得紅綃帕。裏一香囊。有細書絕句三首。云。囊裏真香誰見竊。絞綃滴淚染成紅。殷勤遺下輕綃。意好與情郎。懷袖中金珠富貴。吾家事。常渴佳期。今寂寥。偶用志誠求雅合。良媒未必勝紅綃。詩尾書曰。有情者若得此。欲與妾一面。請來年燈節。于相藍後門車前有雙鴛鴦燈者是也。生歎賞久之。如期往候。果見雕輪綉轂。掛鴛鴦燈一盞。乃誦詩于

車后氏遂令尼約生次日與之歡合生問之女口占一詩云門前畫戟尋常設堂上屏簪取次看最是惱人情緒處鳳凰樓上月華寒吟畢告曰妾乃節度使李公侍妾李公老邁悞妾芳年遂與侍婢彩雲隨生逃隱姑蘇偕老焉

金鸞密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蕊經絲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

宋子京過御街遇內家車子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遂作詞曰寶籥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櫳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遠山幾萬重其詞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上召子京從容語及笑曰蓬山不遠以內人賜之本事詩開元中頒邊軍繡衣製於宮中有兵士于雜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若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有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曰我與汝結今生緣也邊人皆感泣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周就素重慎周密。上封事。輒削去草藁。後漢樊弘謙柔畏慎。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寫。毀草藁。皇甫嵩畏慎。前後上表。陳補益者百餘事。皆手書毀藁。魏陳群。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草。魏任嘏。每納忠諫。輒手書壞本。北齊封隆文。首參經畧。奇謀異算。密以啟聞。上書削草藁。宋謝弘徽。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自書削草藁。宋史。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楮。則不可辨矣。後蔡京用事。使人偽為浩疏。有劉氏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子語。乃竄浩于韶州。

夢筆生花

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自是才思膽逸。和凝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自是才思敏贍。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管授之。文因道進。李嶠夢人以雙筆相贈。自是文日有名。王珣為桓温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元史。楊奐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以筆授之。已而生奐。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生。九歲善屬文。今人但知江淹夢筆耳。又王

勃少時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思日進。張迴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從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鄭玄學于馬融。夢一老父以丹開其心。傾墨汁着玄心內。于是精通典籍。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遂能識字。宋璟夢大鳥啣書吐口中。而吞咽之。乘而直上。自後藻思日深。王肅注易。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贈墨一丸。旦用此墨。便覺才思開敏。夢吞丹篆而才思日進者。韓愈也。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者。劉贊也。夢林花如錦。摘食之。見天下文詞。遂無不知曉者。馬融也。夢飲西江水浣腸。及睹水中沙石皆篆文。吞之。而文性陡高者。王仁裕也。夢人授繡紙百番。又夢裁錦。而文思大進者。蕭穎士也。夢彩文鳥入口中。而藻思日新者。羅含也。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者。董仲舒也。若江淹夢張景暘寄錦取還。文章日躓。又嘗夢邵景純索舊筆還。為詩才盡。豈衰至之徵耶。

五代史。王處訥夢人持巨鑑星宿粲然滿中。剖腹納之。因究星歷占候之學。稽神錄。進士謝諤為兒時。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吞此則明。諤吞其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有六十餘篇。行世。補錄紀。僖宗幼不曉碁。夜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吞之。及覺觀碁。指畫皆出人意。表碁訣。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

其藝頓精。

縱囚復歸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事不始於太宗。後漢鍾離意。南宋傅翹。隋王伽。梁書席聞為東陽太守。何鳳為建安太守。傅岐為始新令。華陽志。王長文試守江源。呂元賓為鄆州刺史。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後漢戴封為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南史。王志為東陽太守。獄有死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故。吏人益歎服之。虞廷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遣囚繫歸家。並感恩德。如期而還。酈南史。謝方明。宋武時為南郡相。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還。主簿弘季咸等固諫不納。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來。遂巡墟里。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續搜神記。張華原為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犯盜。剋日欲誅。放歸別。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拙為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哭。朔曰。何不逃去。

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朔日。但用我計。自當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常安於腹上。仍於黃沙中卧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申聞。華原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而死。其人改姓名。處於鄉里。齋重賄。酬朔。朔一無受。

### 呂氏左袒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以是考之。勃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為呂氏者。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寔則云。淳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淳齒亂齊國。殺昏王。欲與我誅淳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又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是勃之先有以袒右令眾者。豈謂袒右皆有刑乎。又吳人入楚。召陳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不與荊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 文種賜屬鏤

人知伍子胥強諫吳王賜屬鏤以死。按吳越春秋越王將殺文種種對越王曰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鏤之劍。伏劍而死。是文種亦賜屬鏤也。人知伍子胥死屍投江中曰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潮頭洶湧高數百丈。時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按水經注昔子胥死于吳而殍屍于江。吳人懷之立祠江上曰胥山。文種成于越而伏于山陰。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種葬一年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去。與之俱游夫江海。故前潮之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則文種亦乘潮也。

### 張仙挾彈

世所傳張仙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為卽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擎衣紗帽。與張仙不類。按陸文裕金臺紀聞。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携此圖。遂懸于壁。且祀之。太祖見而致詰。夫人答曰。此蜀中張仙祀之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孟昶太祖時曾屢入朝。無緣不相識貌。及考地志。卽州有挾仙樓。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疑世傳張仙挾彈。或本此耳。又按王長公勘書圖跋。宋初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于花蕊

夫人所供其童子為玄詰。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訛而為梓潼。再訛而為太宗。皆可笑也。

### 紀信誑楚

紀信乘漢王車以誑楚。卒免漢王於難。左傳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玉。逃王而已。為玉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楚子得免。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遂腊逢丑父。

### 倩女離魂

陳玄祐離魂記。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于衡州。長女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常私感想於寤寐。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常調請赴京。含恨上船。日暮至山部數里。夜半聞岸上行聲甚速。問之。乃倩娘也。曰。與君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知君深情不易。是以亡命來奔。宙驚喜。匿之於船。連夜遁去。倍道至蜀。凡



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其妻泣思父母。宙哀之。與俱歸衡州。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情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情娘在船。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合而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靈恠錄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問其姓。以實對。內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鬼一老母自堂而下。問鄭婚未。媪曰：有一外孫女。姓柳。與兒門地相埒。欲配君子。其夕成禮。數月。姑命鄭生將婦歸柳家。鄭至淮陰。先報柳氏。舉家驚愕。令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下車。再再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為一體。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馬幽明記。鉅鹿龐阿。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曹覲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阿妻聞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乃詣石家說此事。石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後阿婦夜伺女在齋中。執詣石氏。石父愕曰：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蓋其魂神也。仙傳拾遺載九華洞仙田先生。有齊推女。嫁進士李生。為暴鬼所殺。求先生神力再生。曰：屋舍已壞。一老吏曰：昔東晉鄴下。一人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

與此事同其時葛仙君斷令具魂為身塗以神膏發遣卻生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耳先生許之即令追李妻魂魄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推而合之

### 雁足繫書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中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雁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並署名月姓名通五十九字繫雁足縱之尋為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越乙亥宋社屋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雁書云者不過漢人詭言以給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雁乃實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南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際有不偶然者寓乎譚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蘭觀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長呼而語于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塔離家數歲幾有音耗欲憑爾附書可乎言訖淚下燕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小書繫於足上燕遂飛鳴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訝之燕遂泊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解而視之乃妻所寄詩宗感而泣下次年歸見開元遺事曲阜

顏清甫嘗卧病。幼子彈得一鵠。於翎間得書一緘。乃真定部某寄其子曲阜令禹家書也。時禹改平遠縣去。鵠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直抵禹所。致書與鵠。禹曰。育此鵠十七年。凡有家書。千里能致。誠異禽也。見百家風。世傳張九齡少時。家養群鵠。每與親知書信往來。以書繫鵠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接之。九齡目之為飛奴。又陸機有犬名黃耳。能傳書。不獨雁也。元藏機有二鳥。類黃鸝。每翔翥空中。機呼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人語。乃謂之轉言鳥。

### 西施隨蠡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夷之句。而附會也。越絕書。西施亡吳國後。復隨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據墨子。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則吳亡後。西施實死于水。不從蠡矣。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鷓夷。以終。則其不隨范蠡。更為可據。隨鷓夷者。謂伍胥以鷓皮裹而沉于江也。皮曰休館娃宮。懷古響。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李義山景陽井詩。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惆悵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皆可互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浣紗篇。

有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之句。則又似吳亡。復還會稽者何也。

### 孫位畫水

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畫壁上佛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狀不動。張益登進士第。入翰苑。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作。

### 寧逢乳虎

漢書寧成事景帝。好氣操下急。如東溼為關。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逢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宋書王玄謨御下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大明中奚顯度酷虐無道。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顯度拍。隋書崔弘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者。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受三斗艾。不逢屈突蓋。又湯德幹歷刺史。立威人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湯德幹。韓縝知秦州。宴客夜歸。指使傳訥。被酒誤墮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

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劾妻持血衣搥登聞鼓以訴。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又李稷與李察皆以苛暴者稱。時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酷吏之為人疾惡如此。

### 飯後鐘

唐段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進修常患口食不給。每聽僧口寺齋鐘動。即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後入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僧口寺云：曾見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撫言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息。乃齋罷而後擊鐘。播作詩有慚媿闍黎飯後鐘之句。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問所題者。則碧紗幕之矣。遂足成之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媿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又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監戒錄羅使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遊福泉寺。隨僧飯。而業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書僧房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愜素機。狀則羅之始淪落。而後貴顯。

再遊舊地題壁賦詩頗類王段二公特當日炎涼之感微有不同耳

### 嫁妓女

雲溪友議李八座翔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翔詰其故乃韋中丞女以昆弟夭折委身樂部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為之吁歎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人嫁之殷堯藩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舒元輿贈之詩曰湘江舞罷却成悲便脫蠻靴出綉闥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輟畊錄一事正相類云姚文公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一人秀麗間雅微操閩音詢之真西山之后也公為落籍擇小史妻之嘉興具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遠何日緣長松墜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中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多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婷劉碧玉綽約高珍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及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貨國有刑桎梏加

父躬鬻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娼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嗟妾命薄。零落如秋蓬。客聞爲長歎。天道何憐情。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笈自汲水。綰絡自御冬。時多困輶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群玉峯。借問主者誰。內相姚文公。行營雜錄。豐有俊。四明人。偶登青樓。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溢良久。乃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明日以白尹。以錢百千。更從尹貸二百千嫁之。尹即王宣子佐也。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即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遂伯玉耻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復歸許氏。

并衣凍死

琴操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巖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不可。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于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此二事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部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安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謂戎夷以死見其義者。竊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者。真能以死見其義者哉。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

蜂窠巷陌

雲仙雜記。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其中。時謂此坊為風流數澤。清異錄。四方指南海為煙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故也。今京師鶯色戶將及萬計。



至于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煙月作坊已也。風流數澤烟月作坊蜂窠巷陌。三語正可作對。述異記吳黃龍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為一樹。孫權封其墓曰比肩墓。潘章少有美容儀楚國王仲先慕其名來求為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枕後同死合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一好內一好外情意之暱生死以之比肩冢共枕樹亦堪相儷也。

### 贈妾

隋唐嘉話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勳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干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寵妾所召也素俱執于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叙當免汝死授以紙筆立就素欣然以妾并資從數十萬與之雲溪友議崔郊秀才蘊積文菽與姑婢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姑貧鬻于連帥連帥愛之郊思慕無已強詣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杳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

中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生者寫詩于座于公令召崔生曰侯門  
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不早一書相示。幃幌  
奩匣為增飾之。遂命婢同歸。梁葛侍中周鎮充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  
壯未偁。有神彩。偶因白事。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一寵姬國色也。甲目之不已。公有  
顧問。竟忘答對。既罷。公微哂之。甲事後方覺。懼有不測。公知。故以溫顏接之。未幾。公  
奉命拒唐師于河上。日暮。士已饑渴。殆無人色。公謂甲曰。能陷此陣否。即與數十騎  
馳赴。斬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凱旋。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  
之。令具飾資。妝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河上。吾知汝未偁。今以某妻。此女即  
所目也。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劫。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  
子遺。遂於近邑。行丐故交。迤邐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  
微服出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可聞。  
言發涕零。晉公憇之。細詰其事。對曰。某往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盡盡。唯殘微命。此  
亦細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  
答曰。姓某。字黃娥。裴特衣紫袴。袂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枝也。試為子偵。遂問姓名。而

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語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洛中舉子某與樂妓茂英相識。英年甚小。及舉子到江外。偶于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窗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與酒。亂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臚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亂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舉子。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于交廣間遊。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為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為詩寄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

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還士子。

### 釘坐梨

陸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坐梨。馮慈明神龍中勅旌其門為忠臣門。見者莫不歎美。號為凌霄花。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水。百姓呼為裏頭水。梁彥光柔軟無比。百姓呼為戴帽錫。魏田承嗣僉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稱為旋風筆。裴瑛積案數百。首決一日都畢。號霹靂手。世目李元禮謾謾如松下風。劉孝標評劉歊矯矯如雲中鶴。時人謂謝琨如寒風振松。孫權美諸葛瑾曰。藍田生玉。周革命舉人趙廓耶。小起家監察。張元一目為梟坐鷹架。魯孔丘為拾遺。有武夫氣。元一目為鷲入鳳池。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時號鶴鳴雞樹。寇萊公好舞柘枝。會客每舞必盡日。時人謂之柘枝顛。宣城何子華謂陸鴻漸溺于茗事。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目陸氏為甘草癖。何點目王思遠如暑月懷冰。時人目謝康樂如霜臺籠日。徐陵數歲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趙逢仕唐及梁。文學德行。丰神秀異。號曰玉界尺。無閭生容。若處女。東人以為玉魄。衛玠乘白羊車入市。咸曰誰家璧人。薛調美姿容人。

號生菩薩尹正義曲斷科罪百姓歌為餓野人。死舍人以什神邕為塵外摩尼海錄  
碎事載波羅提為法中龍象。河東三鳳薛收為長離。薛德音為鸞。薛元敬為鷓鴣。  
穆氏四昆穆贊為酪。穆質為酥。穆員為醍醐。穆賞為腐乳。唐五書僧懷素比玉。誓光  
比珠。高闕比金。貫休比玻璃。慈栖比水晶。此類甚眾。天下事未嘗無對也。

換鶯寫經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鶯。按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  
道士鶯。非黃庭也。余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群鶯獻右軍。乞書黃庭經。  
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  
士鶯。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再建。士人何頡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  
壁之遊。故事換鶯。無復黃庭之字。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鶯。皆  
承此謬。案法書要錄載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又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  
有黃庭。徐季海古蹟記。大王正書以黃庭為第一。皆不云道德經。乃晉傳誤也。或者  
謂晉史。但言道士鶯。不知穀何以知其為劉道士也。考晉獻之有劉道士鶯群。亦復  
歸也。無乃據此乎。袁昂書評。上谷之翮。未覩鴻跡。曇礪之鶯。空傳贗本。上句王次仲

變為大鳥入大翻山事。下句王右軍事。曩礮山陰道士所居村名。按仙傳山陰道士  
管霞霄請右軍寫道德經以紅鸞一隻贈之。